

# 二二六一畢業四十年 同學會有感



民國一〇八年元月以忐忑不安的心接下同學會長乙職，主要是我將面對同學畢業四十週年慶的大事。四十年可不是一件眨眼就過的事，而是在每一個人的心上、手上、腦中都有著生命的烙印。四十年足以讓一個意氣風發的年輕小伙子，變成一個歷經滄桑的智慧長者，而四十年讓每一位同學各有各的脾氣、各有各的愛好，更重要的是每一位寶眷都是可以左右同學意志的另一半，這些念想一股腦兒全湧入腦中，我一人是做不完的只有請幾位同學來幫忙了。當然首選就

是孟復華同學、趙基良同學了，主要是同學會創會這些年孟、趙兩位同學一直熱心幫忙，另外他們也是我騎車的好老師，所以他們就是不二人選了。畢業三十年時已去過官校參觀，前年也到過航教館及軍史館，所以想要有所改變，原本想同學在不同崗位工作，如：飛行、修護、補給、通信、防砲等各有各的專業及領域，但卻甚少接觸到海上行，所以在第一時間就想到用郵輪旅遊方式執行。

時序進入民國一〇八年底，隨著春節腳步近了，新冠肺炎疫情增溫，且海上郵輪也有染疫的情況，我立即與副會長孟復華及總幹事趙基良同學商量。爲了同學及眷屬們的健康著想，我們決議不採郵輪旅遊，趙基良同學隨後提出同學會成立十年了，每次都在西部辦理，這次就在東部辦四十年同學會，欣賞東部美景。在東部同學的大力鼓勵下，就決定畢業四十年同學會在花蓮舉行，日期訂在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畢業的同一天，也就是民國一〇九年十一月十五日。既然決定了日期地點，那就開始做各項的準備工作，如：年會開會位置、年會餐會地點、幾天幾夜的行程及規劃、旅館合宜度、旅遊景點及交通的安排等都要討論，雖然可以借助

科技之便，讓我們在討論時沒有溝通上的障礙；但不否認還是有些必須要眼見爲實才能決定，也利用兩次和貞樺（作者之妻）去花蓮時間及我們「二二六一」車隊四月環島經過花蓮時充份討論，確定年會於十一月十五日下午在福容飯店集合後，開始三天兩夜的行程。行程大致確定後，於四月上2261的同學群組請大家登記。

花蓮由趙基良總幹事熱心積極的將花蓮同學組織起來，分配每個人的工作，同學們雖是志工，但都做得很起勁。隨著時間推移，政府疫情管制，從規定帶口罩到減少人員流動及聚集再到旅遊停止，在在讓我們工作團隊一日數驚，因為實在不知道十一月的疫情會不會影響我們的年會。一個月一個月過去，隨著我國本土疫情的控制得宜，各項管制也都逐步開放，旅遊禁令也解除了；然而，報復性的消費及旅遊的新聞甚上塵囂，又讓我們爲了屆時能否順利進行而傷腦筋。轉眼到了八月，但在群組上報名的情況並不踴躍，因此我和趙基良等拿著同學名冊一個個打電話邀請，參加的人員也陸續增加中。

十月十五日開始可以訂臺鐵車票，花蓮同學在群組告訴大家如何搶票，同時在花蓮車站定下了三個時間點

接人。十一月十日製作的期衫寄到花蓮，黃色及桃紅色的T恤很鮮明、很漂亮，一切準備就緒。

吳忠和伉儷早幾天開車環島方式先玩，周田貴前兩天開車遊清水斷崖等，都先到花蓮，也當起接人志工。花蓮同學十一月十五日中午就在福容飯店大廳，穿上新做的期衫在大廳一字排開，中午十二點多，隨著同學的報到換上衣服，鮮亮的黃及桃紅佔據了眾人的眼光，衣服胸前設計成飛機的「二二六一」及翻起衣領還有「二二六一」的字樣更是驚艷不已，特別在於大家都換上衣服後，大廳中紅黃相間非常醒目，也表示畢業四十年同學會將亮麗展開。

下午三點時間到，大部份同學都已上車，就連應邀前來共襄盛舉的吳



迎來了民國一〇九年十一月十五日，迎來了「二二六一」四十年同學會，志工同學、嫂夫人們穿上亮麗醒目的期衫，熱情的協助辦理報到事宜。

載奇隊長伉儷也已就座。每位同學脫下軍服已不少歲月，但年少時的軍事訓練及一路軍旅生涯已刻劃在骨頭上永不會消失。我們出發前往第五聯隊，因我擔任過第五聯隊參謀長，所以在到達聯隊門口等待檢查的空檔，由我向坐第三車的吳隊長及同學們簡單講述花蓮基地的歷史，也對基地的房舍及設施進行說明。車經飛虎樓到達大坪，看到兩架F-16A成V字型排列展示，大家都很振奮，尤其是從未見過此型機的眷屬，更為高興。聯隊長熱情接待我們合影，移往飛虎廳，觀看花蓮同學精心製作的畢業四十週年紀念影片。當四十年來因公因病身亡的三十一位同學名字出現屏幕時，同學們不約而同地起身，挺立著背脊，向逝去的同學致意。當過世同學照片出現時，我腦中浮現的是，這些同學當年畢業時意氣風發的樣子，這些雄鷹或葬身臺海、或殞命高山、或因病而無法展翅，實不勝唏噓！

離開第五聯隊前，我們在飛虎廳前的P-40機合影，向聯隊長及基地官兵道謝後離開營區。看到夜航飛機尾管的火焰，聽到震耳的發動機聲，我心裡想著，這就是空軍的傳承，十多年前駕駛機捍衛領空的是我們，而今交棒給他們了，殷盼聯隊飛安、地安

、人安、物安；然而，就在我們離開兩天後，傳出夜航訓練失事的不幸消息，內心的沉痛實難用筆墨形容。

因汪旋周同學是花蓮高球場總經理，特別出借交誼廳二樓，讓我們辦慶生會，幼校郭法久隊長及師母也蒞臨出席。大家雖然四十多年未見郭隊長伉儷，但兩老剛到會場，同學們就蜂擁過去問安。餐會上，大家一起唱歌，為壽星同學慶生，曾是輕音樂社主力的小牛兆勇當然也獻上好歌喉同歡助興，美酒好歌加上有同學帶著夫人在會場中間跳舞，讓餐會熱到最高點。散席後，我和幾位同學步行回飯店，聽著海浪聲，踏著夜色，談當年窘事，時間真的不復返了。

第二天的節目是到中橫九曲洞參觀，九曲洞原是中橫公路的主幹道，但因落石危險且旁邊的新隧道業已竣工，原九曲洞遂進行整修，到去（民國一〇九）年五月才重新開放變成觀光步道。張連輝同學是國家公園志工，特申請志工團隊導覽美景，所以我們是先到中橫遊客中心等志工上車就直接到九曲洞。在行進過程中得知志工也是陸官的學弟，立即親近不少，在志工解說下，對於沿路的植被及山形水勢又有了新的認識。原來九曲洞不是有九個彎曲，而是因為九是最大

數，代表有很多彎曲的意思。這原是老公路，修了新路後，就變成了步道，留下許多珍貴的文化遺產，如在民國五十年省府主席黃杰所題「如腸之迴，如河之曲，人定勝天，開此奇局」，如「九曲蟠龍」石壁，再如太魯閣國家公園九曲洞的勒石，這些勒石等在彎曲山形及穿山走峽的立霧溪襯托下更顯氣勢不凡。中午花蓮同學安排了池上便當，大家在樹下席地圍坐吃便當，似乎回到當年求生班受陸訓時的大崗山中午，吃完飯下山時部份同學離開返家，留下的同學則繼續到銅門的慕谷慕魚。到達時由一位第五聯隊退伍的原住民士官長接待，他帶領大家跳原民舞，大家穿上簡單的原民頭帶及披風攜手成圈，唱唱跳跳的笑容似又回到年輕歲月。雖然後來下雨，但士官長仍帶領大家走進山谷深處，呼吸芬多精，腳踏山林地，眼觀迷濛山景，與九曲洞的宏偉相比，此處的細緻婉約又是另一番景色。

山區天暗得早，四點多離開時已必須開燈才能往鯉魚潭前進，晚餐在鯉魚潭的樹屋餐廳用餐，用餐畢回住宿區，因為累了一天，晚上再也沒有人出來聊天打屁了。

山區安靜一夜好眠，早上醒來行程已全部結束，吃完早餐有同學準備

坐火車離開，自己開車的則拉著同學遊園。經過昨天晚上雨水刷洗，感到地淨天藍，大家最後的合影都是滿滿的笑容與深深的回憶，畢業四十年同學會就此落幕。第一天會餐時，我說二十年後，也就是畢業六十年時的餐會我請客，這不是擺闊，要強顯豪氣，而是希望同學及嫂夫人都能身體健康，八十歲時再同聚歡歌話當年。

最後，感謝副會長孟復華同學、總幹事趙基良同學、財務楊滴舟同學及花蓮的諸位同學和嫂夫人，沒有他們的大力及熱心的付出，不會有如此精彩的畢業四十年同學會！



世事白雲蒼狗，人生短如秋夢；人生有什麼可以把握的？就是趁著歲月靜好，身體康健時，把握當下，與家人多親親，與朋友多聚聚。作者與同學、嫂夫人相約二十年後再同遊敘舊，也殷盼大家都健康安好，享受快意人生。

## 冲天

· 林浪子 ·

與雲霄的詩篇對話  
飛舞守著蒼冥的書頁  
斑駁的婆婆告訴我  
鄉愁的羽翼慢慢聽見了  
日星河嶽閃爍的思緒  
荏苒翱翔的痕跡

那是穹蒼正氣的指引  
站在皇皇長空兜攏的步道  
彼時萬籟俱寂言語著  
而天地的肩軀像睜開眼  
我就在旋行展翅的鱗片裡  
發現龍雲浩然的名姓

關於歲月該如何落筆  
是煙波浩渺的段落  
御風凌雲編織點綴著  
雲獸戍守的墨印  
此刻沉默披上清晰的時間  
使我必在宇宙中徜徉  
千鍾百鍊斐然光輝的軌跡